宋書

二九

列傳卷第三十五　　宋書七十五

臣沈約新撰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鬭

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

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
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
季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衞京師見
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徒任義興三十季
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
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
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
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
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

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雒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

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
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餙短捐
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
親蹙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
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
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
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
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
謡黎氓　未綈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

臣所用夙宵疚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嗟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懲弊之苦上無俊豫

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勞與失不賞失
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
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
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
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
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
能直以詹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
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
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

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
分識恩之厚不知報荅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
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
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
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
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獮髮凶詭
尤宜裁防閒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
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
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

威空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
效遠近小大覘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
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勤天兵既才
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
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
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
願乘鑑恕特賜申奬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
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
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

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荊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已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

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官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

貧須養僶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俄遷舍
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
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遂私未用
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鈌當
務處置具會瑯邪遷改即蒙敕往反神翰慈誘
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輿往年淪覆長溪因彼
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巨釁積禍舛仍丁艱罰
聊及視息即蒙逮問具啓以奉營情事負舉猥
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蹟仲春移任方冬便值慮

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亾從兄僧綽宣見留之旨闇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亾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横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豪之積羸疾闇疢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

動靜治要故收崖歛分無忘俄頃寔由有待難
供上裝未辦東郡奉輕西郊祿重且陳斳懇倘
執初願置乞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
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也
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優荷殊識
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諭
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纏罹凶塗
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
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

竄醜逆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
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願分忍挂腹實
亦私苦幸屬聖武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
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獲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
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
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勳庸而頻煩恩榮動
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鵲渚
歆愧於新亭及元凶旣殄人神獲乂端右之授
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蠻護軍苟

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尚懼網罟況參要內職承寵外譏其最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啓訴表跡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哲播於辭牘誠智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恒典虛穢朝序慙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貴勝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利伊恩升加以今岳當時震驚收足失所本意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

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虧聖澤下受生辰合芳離蜕遐邇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衹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

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閑榮
衛惛底心氣忡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
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瑣運白
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
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
南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
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
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
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民

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
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
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
嚴欣之司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
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
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
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
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僧達
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

道中艱盡室願效甄其薄誠貰其鴻慝爵遍外
内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覬西楚
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結羣惡誣亂
視聽朕毋容隱恩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
炎火成燎原之勢消流兆江河之形遂脣齒高
闇契覘蘇竇搜詳妖圖覘察象緯逮賊長臨
梟餘黨就鞫咸布辭獄牒宣言虛市猶欲隱
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其矯構風塵志希
非覬固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輕宗社

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翦
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
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
勲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絶於獄賜死
時季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
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爲廬陵國内史未至郡
卒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
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敎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
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即啓聞與闍共

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卿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爲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爲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爲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季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

竣議曰愚以爲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輟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釁隙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

卒難閑絶寇負力恃勝驕黠巳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贍其求則桀慠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勢於事為長初沙門釋僧含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叙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

假未發而太祖崩爾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
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
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竝不堪相見唯
竣出入卧内斷决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
咨禀凡厥衆事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阼以爲
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
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戸孝建元年轉吏部尚
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
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

皃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
人爲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
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
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
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爲丹
楊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
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竝各産男上
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
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爲辟彊以比漢侍中張良

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剙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減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之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

空以銅鑄刑隨罰爲品詔可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

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偽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實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

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翦華利用於事為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盜不願入署凡盜鑄為利利在偽雜偽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為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為之[illegible]

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互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翦鑿　鈆錫衆斫耳越若止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絶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翦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

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絶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

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暫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

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耒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

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並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慙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龍飛飢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厠仕進

之末陛下盛德居藩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
清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
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閡數憂啓聖倚附興運
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朞殊命
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贍言勤良則臣與
倖貴方欲讎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
身謅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
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
議災謫之興懼必在邇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

曰非據危厲將及十手所指諭等膏肓所以寤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顧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為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衞率未拜丁憂起為右將軍丹楊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

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
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楊州刺史將軍如故所
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
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
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
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
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
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先
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卑上是以王

叔作戒子晳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楊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頵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諱忤己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包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荷

遇之門即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齗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間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姦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毋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顛覺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關於家早負世議遠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尋親

禄不充養宿憾毋第恃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
震駭凡所莅任皆關政刑輒開丹楊庫物貸借
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姤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
酣歌不異平月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彧代都文
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
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
溪壑之心在盈彌夌虎冦狼貪未足爲譬今皇
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黜化寔唯害焉宜加顯

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辠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強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

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胷解帶義先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馮玉負扆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宋書七十六

臣沈約新撰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為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

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粮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託跋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鄭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黄龍城託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沒人邢懷明並從又

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産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

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寛簡
士衆悦附及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
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
以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己同
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
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
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
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
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

不入已唯以撫納羣蠻為務徵為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尅少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為設菜羹麤飯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脚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

如故謚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

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愨殺泰綺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
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
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
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
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爲數
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
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
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

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
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
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
威將軍沈慶之率慤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
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
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
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
三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慤爲南中郎諮議參
軍領中兵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

矦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
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
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飰謂客曰宗軍
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
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
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
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
顧䀀上壯之及行隷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
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

慇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慇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矦太始二年詔以慇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矦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鴈門太守其自敘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爲

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
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
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
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荆州請爲南蠻行參軍
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
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
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䟽曰王途始開隨復
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
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

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爲兩道
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歌若
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
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
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
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
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
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
斌節度玄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

不克虜主託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
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
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
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
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
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
以此倍失人心及託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
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
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

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碻磝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也元凶弒立玄謨爲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

反朝庭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
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
義宣遣劉諶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
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
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
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
寶貨其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
復為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
進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
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
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
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
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
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
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
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
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

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
帝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
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
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
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
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
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
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
受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

謨作四時詩曰董荼供春膳粟漿充夏飧𩛆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崐崘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飢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

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

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

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

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

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頭

之爲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

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

更苛酷軍士謂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

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謚曰莊公子深早

卒子續嗣

史臣曰脩之宗慤皆以將帥之材懷廉絜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尅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爲美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列傳第三十六　宋書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七　宋書七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

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為將帥即以為廣威將軍隨郡太守

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内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功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

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

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脩陽亭出熊耳山李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爲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李明出自本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曰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軍援元景

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自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僞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季明趙難竝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

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衆先登
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
僞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
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軍
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駱亂使
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
人共攻金門隖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
爲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
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

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
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爲弘農太守置吏佐初安
都留任弘農而諸軍已進陜元景既到謂安都
曰無爲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
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
引也衆並造陜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
之並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
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
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衆二萬度崤來

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爲後拒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掎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

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二虜郎將見元保軍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反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

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

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壍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旹多河内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

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蹴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峭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寛虬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

固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
賊關城戍主妻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
衆法起與槐即據潼關虜蒲城鎮遣僞帥何難
於封陵自列三營以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
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衆欲濟河以
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
諸義徒並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
遣揚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
節度援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

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闅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既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

竝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陽

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
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
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
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
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
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揔勤精
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弈世忠
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
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

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處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屯砦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營壘未

立爲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
經日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
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
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
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
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
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
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
南頻得燒草舫略病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爲所

摧王羅漢等攻壘北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
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唯留數
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柴因此破
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
大潰透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
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
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創簡之收兵而止
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
爲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

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並來歸順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衞將軍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三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

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其爲荆江後患建
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
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戸孝建元年正月魯
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
節置佐後玄謨復以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
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
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玄謨
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

元景出屯采石玄謩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謩西壘玄謩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

悉遣精兵助玄謩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
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
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
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衞京師
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
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
將軍如故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劒元景起自
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
在朝勲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

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

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决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

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季宗叔仁弟衞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嗣宗子纂並在孕獲全太宗即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爕皇化方任乎漢輔業懋殷衡

而鋒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貫朕
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
崇賁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
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
劒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為
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
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為梁州
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
宗大明初為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

追贈黃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閤太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衞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户既而四方反叛同閤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

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為順陽太守子欣尉謀反光世賜死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所知晦為領軍以為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為咨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為雍州以為

輔國行參軍第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代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即命爲征西行參軍興安侯義賓代義季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咨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尋陽啓太祖請爲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顏師伯世祖啓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

能除之郎可自板亦不宜署者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阼以爲黃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群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龎秀之履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

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無忘于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愍孫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中庶子領右衛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愍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縣子食邑各五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東莞兗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鎮西將

軍清水公拾賁敕文率衆寇清口清口戍主振
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擊大
破之世祖遣虎賁主寵孟虯積射將軍殷孝祖
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
與孟虯合力行達沙溝虜寵瓌公五軍公等馬
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虯等奮擊盡日孟虯手斬
五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寵瓌公赴水死
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黑水公濟州公青州刺
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

方輿就傅乾愛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宅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輿出城拒戰即斬宅門餘衆奔走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戍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嘆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考攻最以時言

上苟思達寵孟剴等又遣虜至杜梁虜衆多四
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並單騎
出盪應手披靡孟剴等繼至虜乃散走透河死
者甚多既而虜更合衆大至孟剴等又破之世
祖又遣司空參軍天生助師伯張懷之據糜溝
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
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
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陳遇
害追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齊向

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筭即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既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

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爲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爲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敕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

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
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
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眞領衛尉師伯居
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
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
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爲衣冠所嫉又遷尚
書右僕射領丹楊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
伯爲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
爲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

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詔曰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笞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滛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諡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吴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眞慶之

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
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
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
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爲竟陵
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
屢爲寇慶之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
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
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
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

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
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
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
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
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
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
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
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
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

軍貟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

殺深式還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荆州王方回
領臺軍並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
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剪定之禽三萬
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
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
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至襄陽率後
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
劉顒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
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目連安

蠻參軍劉雖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隖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目連尚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隖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翦

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户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

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羣蠻皆
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
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輙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
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
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二萬五千
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
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
犬羊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
以爲礧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

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徼上夾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並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京邑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

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復王師再屈自別有以亦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楊

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
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
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
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玄謨向碻磝戍
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碻磝仍
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
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
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
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

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
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辠自歸而死將至
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
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
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
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
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竝謂宜留
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
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

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
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
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
慶之乘驛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
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
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邳山義恭遣慶之率
三千拒之慶之以爲虜衆彊往必見禽不肯行
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
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

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黒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揔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弑

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
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
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
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
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
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不
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
慶之執无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

兗四州諸軍事鎭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
故鎭盱眙上伐逆定亂忠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
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
雲踴群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
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
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
軍事鎭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
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
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

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
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綜戎略或受命元帥一
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捷偏師奉律勢振
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
心定賞策勲兹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
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
戶慤洮陽縣侯食邑二千戶遺寶益陽縣侯食
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
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盱眙還鎮

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泝淮向壽陽揔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竝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蘢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伍等後至追躡階尋

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
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
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
讓上不許表䟽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
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
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元年又
申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
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賫
書說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
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
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
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
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新亭誕果出走不
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
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

史鎭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爲

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邮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

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
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
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
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
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
匕箸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
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
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
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

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
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
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
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即
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
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
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
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

屨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令
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竝固讓廢帝狂悖無
道衆竝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
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
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
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戸義陽王昶反慶之從
帝度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
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户帝凶暴日甚
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何邁慮慶

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谿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

依之以被揜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叔
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
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
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
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
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
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
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敞之之子也孝建
初爲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

安成相臧盼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爲兗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黃門郎未還卒子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歷位黃門侍郎再爲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職桂陽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夫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

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
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
居東營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
甚衆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劭來攻緣樹
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
交橫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
廣州閶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
遣竝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徙在城内善
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内由此固守初世祖先

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竝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巳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郎司馬劭之子文秀別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銜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

手足師伯籍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厮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停詔敕天震霄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列傳第三十七　　宋書七十七